

资治通鉴（第十卷）

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三十九

齐纪五

高宗明皇帝上

建武元年(甲戌,494)

1 春,正月丁未,改元隆昌;大赦。

2 雍州刺史晋安王子懋,以主幼时艰,密为自全之计,令作部造仗;征南大将军陈显达屯襄阳,子懋欲胁取以为将。显达密启西昌侯鸾,鸾征显达为车骑大将军,徙子懋为江州刺史,仍令留部曲助镇襄阳,单将白直、侠彀自随。显达过襄阳,子懋谓曰:“朝廷令身单身而返,身是天王,岂可过尔轻率!今犹欲将二三千人自随,公意何如?”显达曰:“殿下若不留部曲,乃是大违敕旨,其事不轻;且此间人亦难可收用。”子懋默然。显达因辞出,即发去。子懋计未立,乃之寻阳。

3 西昌侯鸾将谋废立,引前镇西谘议参军萧衍与同谋。荆州刺史、随王子隆,性温和,有文才;鸾欲征之,恐其不从。衍曰:“随王虽有美名,其实庸劣。既无智谋之士,爪牙唯仗司马垣历生、武陵太守卞白龙耳。二人唯利是从,若啖以显职,无有不来;随王止须折简耳。”鸾从之。征历生为太子左卫率,白龙为游击将军;二人并至。续召子隆为侍中、抚军将军。豫州刺史崔慧景,高、武旧将,鸾疑之,以萧衍为宁朔将军,戍寿阳。慧景惧,白服出迎;衍抚安之。

4 辛亥,郁林王祀南郊;戊午,拜崇安陵。

5 癸亥,魏主南巡;戊辰,过比干墓,祭以太牢,魏主自为祝文曰:“呜呼介士,胡不我臣!”

6 帝宠幸中书舍人綦毋珍之、朱隆之、直 将军曹道刚、周奉叔、宦者徐龙驹等。珍之所论荐,事无不允;内外要职,皆先论价,旬月之间,家累千金;擅取官物及役作,不俟诏旨。有司至相语云:“宁拒至尊敕,不可违舍人命。”帝以龙驹为后 舍人,常居含章殿,著黄纶帽,被貂裘,南面向案,代帝画敕;左右侍直,与帝不异。

帝自山陵之后，即与左右微服游走市里，好于世宗崇安陵隧中掷涂、赌跳，作诸鄙戏，极意赏赐左右，动至百数十万。每见钱，曰：“我昔思汝十枚不得，今日得用汝未？”世祖聚钱上库五亿万，斋库亦出三亿万，金银布帛不可胜计；郁林王即位未期岁，所用垂尽。入主衣库，令何后及宠姬以诸宝器相投击破碎之，用为笑乐。蒸于世祖幸姬霍氏，更其姓曰徐。朝事大小，皆决于西昌侯鸾。鸾数谏争，帝多不从；心忌鸾，欲除之。以尚书右仆射鄱阳王锵为世祖所厚，私谓锵曰：“公闻鸾于法身如何？”锵素和谨，对曰：“臣鸾于宗戚最长，且受寄先帝；臣等皆年少，朝廷所赖，唯鸾一人，愿陛下无以为虑。”帝退，谓徐龙驹曰：“我欲与公共计取鸾，公既不同，我不能独办，且复小听。”

卫尉萧谿，世祖之族子也，自世祖在郢州，谿已为腹心。及即位，常典宿卫，机密之事，无不预闻。征南谘议萧坦之，谿之族人也，尝为东宫直，为世宗所知。帝以二人祖父旧人，甚亲信之。谿每请急出宿，帝通夕不寐，谿还乃安。坦之得出入后宫，帝褻狎宴游，坦之皆在侧。帝醉后，常裸袒，坦之辄扶持谏谕。西昌侯鸾欲有所谏，帝在不出，唯遣谿、坦之径进，乃得闻达。

何后亦淫佚，私于帝左右杨珉，与同寝处如伉俪；又与帝相爱狎，故帝恣之。迎后亲戚入宫，以耀灵殿处之。斋通夜洞开，外内淆杂，无复分别。西昌侯鸾遣坦之入奏诛珉，何后流涕覆面，曰：“杨郎好年少，无罪，何可枉杀！”坦之附耳语帝曰：“外间并云杨珉与皇后有情，事彰遐迩，不可不诛。”帝不得已许之；俄敕原之，已行刑矣。鸾又启诛徐龙驹，帝亦不能违，而心忌鸾益甚。萧谿、萧坦之见帝狂纵日甚，无复悔改，恐祸及己；乃更回意附鸾，劝其废立，阴为鸾耳目，帝不之觉也。

周奉叔恃勇挟势，陵轹公卿。常翼单刀二十口自随，出入禁闕，门卫不敢诃。每语人曰：“周郎刀不识君！”鸾忌之，使萧谿、萧坦之说帝出奉叔为外援，已已，以奉叔为青州刺史，曹道刚为中军司马。奉叔就帝求千户侯；许之。鸾以为不可，封曲江县男，食三百户。奉叔大怒，于众中攘刀厉色；鸾说谕之，乃受。奉叔辞毕，将之镇，部伍已出。鸾与萧谿称敕，召奉叔于省中，殴杀之，启云：“奉叔慢朝廷。”帝不获已，可其奏。

溧阳令钱唐杜文谦，尝为南郡王侍读，前此说綦毋珍之曰：“天下事可知，灰尽粉灭，匪朝伊夕；不早为计，吾徒无类矣。”珍之曰：“计将安出？”文谦曰：“先帝旧人，多见摈斥，今召而使之，谁不慷慨！近闻王洪范与宿卫将万灵会等共语，皆攘袂捶床；君其密报周奉叔，使万灵会等杀萧谿，则官

内之兵皆我用也。即勒兵入尚书，斩萧令，两都伯力耳。今举大事亦死，不举事亦死；二死等耳，死社稷可乎！若迟疑不断，复少日，录君称救死，父母为殉，在眼中矣。”珍之不能用。及鸾杀奉叔，并收珍之、文谦，杀之。

7 乙亥，魏主如洛阳西宫。中书侍郎韩显宗上书陈四事：其一，以为：“窃闻舆驾今夏不巡三齐，当幸中山。往冬舆驾停邺，当农隙之时，犹比屋供奉，不胜劳费。况今蚕麦方急，将何以堪命！且六军涉暑，恐生病疫。臣愿早还北京，以省诸州供张之苦，成洛都营缮之役。”其二，以为：“洛阳宫殿故基，皆魏明帝所造，前世已讥其奢。今兹营缮，宜加裁损。又，顷来北都富室，竞以第舍相尚；宜因迁徙，为之制度。及端广衢路，通利沟渠。”其三，以为：“陛下之还洛阳，轻将从骑。王者于闾闾之内犹施警蹕，况涉履山河而不加三思乎！”其四，以为：“陛下耳听法音，目玩坟典，口对百辟，心虞万机，景昃而食，夜分而寝；加以孝思之至，随时而深；文章之业，日成篇卷；虽睿明所用，未足为烦，然非所以蓄神养性，保无疆之祚也。伏愿陛下垂拱司契而天下治矣。”帝颇纳之，显宗，麒麟之子也。

显宗又上言，以为：“州郡贡察，徒有秀、孝之名而无秀、孝之实；朝廷但检其门望，不复弹坐。如此，则可令别贡门望以叙士人，何假冒秀、孝之名也！夫门望者，乃其父祖之遗烈，亦何益于皇家！益于时者，贤才而已。苟有其才，虽屠钓奴虏，圣王不耻以为臣；苟非其才，虽三后之胤，坠于皂隶矣。议者或云，‘今世等无奇才，不若取士于门’，此亦失矣。岂可以世无周、邵，遂废宰相邪！但当校其寸长、铢重者先叙之，则贤才无遗矣。

又，刑罚之要，在于明当，不在于重。苟不失有罪，虽捶撻之薄，人莫敢犯；若容可侥幸，虽参夷之严，不足惩禁。今内外之官，欲邀当时之名，争以深刻为无私，迭相敦厉，遂成风俗。陛下居九重之内，视人如赤子；百司分万务之任，遇下如仇讎。是则尧、舜止一人而桀、纣以千百；和气不至，盖由于此。谓宜敕示百僚，以惠元元之命。

又，昔周居洛邑，犹存宗周；汉迁东都，京兆置尹。察春秋之义，有宗庙曰都，无曰邑。况代京，宗庙山陵所托，王业所基，其为神乡福地，实亦远矣，今便同之郡国，臣窃不安。谓宜建畿置尹，一如故事，崇本重旧，光示万叶。

又，古者四民异居，欲其业专志定也。太祖道武帝创基拨乱，日不暇给，然犹分别士庶，不令杂居，工伎屠沽，各有攸处；但不设科禁，久而混淆。今闻洛邑居民之制，专以官位相从，不分族类。夫官位无常，朝荣夕

悴，则是衣冠、皂隶不日同处矣。借使一里之内，或调习歌舞，或构肆诗书，纵群儿随其所之，则必不弃歌舞而从诗书矣。然则使工伎之家习士人风礼，百年难成；士人之子效工伎容态，一朝而就。是以仲尼称里仁之美，孟母勤三徙之训。此乃风俗之原，不可不察。朝廷每选人士，校其一婚一宦以为升降，何其密也！至于度地居民，则清浊连薨，何其略也！今因迁徙之初，皆是空地，分别工伎，在于一言，有何可疑而阙盛美！

又，南人昔有淮北之地，自比中华，侨置郡县。自归附圣化，仍而不改，名实交错，文书难辨。宜依地理旧名，一皆厘革，小者合并，大者分置，及中州郡县，昔以户少并省。今民口既多，亦可复旧。

又，君人者以天下为家，不可有所私。仓库之储，以供军国之用，自非有功德者不可加赐。在朝诸贵，受禄不轻；比来赐赉，动以千计。若分以赐鰥寡孤独之民，所济实多；今直以与亲近之臣，殆非周急不继富之谓也。”帝览奏，甚善之。

8 二月乙丑，魏主如河阴，规方泽。

9 辛卯，帝祀明堂。

10 司徒参军刘 等聘于魏。

11 丙申，魏徙河南王干为赵郡王，颍川王雍为高阳王。

12 壬寅，魏主北巡；癸卯，济河；三月壬申，至平城。使群臣更论迁都利害，各言其志。燕州刺史穆黑曰：“今四方未定，未宜迁都。且征伐无马，将何以克？”帝曰：“厩牧在代，何患无马！今代在恒山之北，九州之外，非帝王之都也。”尚书于果曰：“臣非以代地为胜伊、洛之美也。但自先帝以来，久居于此，百姓安之；一旦南迁，众情不乐。”平阳公丕曰：“迁都大事，当讯之卜筮。”帝曰：“昔周、召圣贤，乃能卜宅。今无其人，卜之何益！且‘卜以决疑，不疑何卜！’黄帝卜而龟焦，天老曰‘吉’，黄帝从之。然则至人之知未然，审于龟矣。王者以四海为家，或南或北，何常之有！朕之远祖，世居北荒。平文皇帝始都东木根山。昭成皇帝更营盛乐，道武皇帝迁于平城。朕幸属胜残之运，而独不得迁乎！”群臣不敢复言。黑，寿之孙；果，烈之弟也。癸酉，魏主临朝堂，部分迁留。

13 夏，四月庚辰，魏罢西郊祭天。

14 辛巳，武陵昭王晔卒。

15 戊子，竟陵文宣王子良以忧卒。帝常忧子良为变，闻其卒，甚喜。

臣光曰：孔子称“鄙夫不可与事君，未得之，患得之；既得之，患失之。苟患失之，无所不至。”王融乘危侥幸，谋易嗣君。子良当时贤

王，虽素以忠慎自居，不免忧死。迹其所以然，正由融速求富贵而已。轻躁之士，乌可近哉！

16 己亥，魏罢五月五日、七月七日飨祖考。

17 魏录尚书事广陵王羽奏：“令文：每岁终，州镇列属官治状，及再考，则行黜陟。去十五年京官尽经考为三等，今已三载。臣辄准外考，以定京官治行。”魏主曰：考绩事重，应关朕听，不可轻发；且俟至秋。”

18 闰月丁卯，镇军将军鸾即本号，开府仪同三司。

19 戊辰，以新安王昭文为扬州刺史。

20 五月甲戌朔，日有食之。

21 六月己巳，魏遣兼员外散骑常侍卢昶、兼员外散骑侍郎王清石来聘。昶，度世之子也。清石世仕江南，魏主谓清石曰：“卿勿以南人自嫌。彼有知识，欲见则见，欲言则言。凡使人以和为贵，勿迭相矜夸，见于辞色，失将命之体也。”

22 秋，七月乙亥，魏以宋王刘昶为使持节、都督吴越楚诸军事、大将军，镇彭城。魏主亲饯之。以王肃为昶府长史。昶至镇，不能抚接义故，卒无成功。

23 壬午，魏安定靖王休卒。自卒至殡，魏主三临其第，葬之如尉元之礼，送之出郊，恸哭而返。

24 壬戌，魏主北巡。

25 西昌侯鸾既诛徐龙驹、周奉叔，而尼媪外人者，颇传异语。中书令何胤，以后之从叔，为帝所亲，使直殿省。帝与胤谋诛鸾，令胤受事；胤不敢当，依违谏说，帝意复止。乃谋出鸾于西州，中敕用事，不复关咨于鸾。

是时，萧谡、萧坦之握兵权，左仆射王晏总尚书事。谡密召诸王典签，约语之，不许诸王外接人物。谡亲要日久，众皆惮而从之。

鸾以其谋告王晏，晏闻之，响应；又告丹杨尹徐孝嗣，孝嗣亦从之。骠骑录事南阳乐豫谓孝嗣曰：“外传籍籍，似有伊、周之事。君蒙武帝殊常之恩，荷托付之重，恐不得同人此举。人笑褚公，至今齿冷。”孝嗣心然而不能从。

帝谓萧坦之曰：“人言镇军与王晏、萧谡欲共废我，似非虚传。卿所闻云何？”坦之曰：“天下宁当有此，谁乐无事废天子邪！朝贵不容造此论，当是诸尼姥言耳，岂可信耶！官若无事除此三人，谁敢自保！”直将军曹道刚疑外间有异，密有处分，谋未能发。

时始兴内史萧季敞、南阳太守萧颖基皆内迁，湛欲待二人至，藉其势力以举事。鸾虑事变，以告坦之，坦之驰谓湛曰：“废天子，古来大事。比闻曹道刚、朱隆之等转已猜疑，卫尉明日若不就事，无所复及。弟有百岁母，岂能坐听祸败，正应作馀计耳！”湛惶遽从之。

壬辰，鸾使萧湛先入宫，遇曹道刚及中书舍人朱隆之，皆杀之。直后徐僧亮盛怒，大言于众曰：“吾等荷恩，今日应死报！”又杀之。鸾引兵自尚书入云龙门，戎服加朱衣于上，比入门，三失履。王晏、徐孝嗣、萧坦之、陈显达、王广之、沈文季皆随其后。帝在寿昌殿，闻外有变，犹密为手敕呼萧湛，又使闭内殿诸房。俄而湛引兵入寿昌，帝走趋徐姬房，拔剑自刺，不入，以帛缠颈，舆接出延德殿。湛初入殿，宿卫将士皆操弓楯欲拒战，湛谓之曰：“所取自有人，卿等不须动！”宿卫素隶服于湛，皆信之；及见帝出，各欲自奋，帝竟无一言。行至西弄，弑之。舆尸出殡徐龙驹宅，葬以王礼。徐姬及诸嬖幸皆伏诛，鸾既执帝，欲作太后令；徐孝嗣于袖中出而进之，鸾大悦。癸巳，以太后令追废帝为郁林王，又废何后为王妃，迎立新安王昭文。

吏部尚书谢淪方与客围棋，左右闻有变，惊走报淪。淪每下子，辄云“其当有意”，竟局，乃还斋卧，竟不问外事。大匠卿虞棕窃叹曰：“王、徐遂缚裤废天子，天下岂有此理邪！”棕，嘯父之孙也。朝臣被召入宫。国子祭酒江至云龙门，托药发，吐车中而去。西昌侯鸾欲引中散大夫孙谦为腹心，使兼卫尉给甲仗百人。谦不欲与之同，辄散甲士；鸾亦不之罪也。

丁酉，新安王即皇帝位，时年十五。以西昌侯鸾为骠骑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、扬州刺史、宣城郡公。大赦，改元延兴。

26 辛丑，魏主至朔州。

27 八月甲辰，以司空王敬则为太尉，鄱阳王铨为司徒，车骑大将军陈显达为司空，尚书左仆射王晏为尚书令。

28 魏主至阴山。

29 以始安王遥光为南郡太守，不之官。遥光，鸾之兄子也。鸾有异志，遥光赞成之，凡大诛赏，无不预谋。戊申，以中书郎萧遥欣为兖州刺史。遥欣，遥光之弟也。鸾欲树置亲党，故用之。

30 癸丑，魏主如怀朔镇；己未，如武川镇；辛酉，如抚宜镇；甲子，如柔玄镇；乙丑，南还；辛未，至平城。

31 九月壬申朔，魏诏曰：“三载考绩，三考黜陟；可黜者不足为迟，可进者大成矜缓。朕今三载一考，即行黜陟，欲令愚滞无妨于贤者，才能不

拥于下位。各令当曹考其优劣为三等，其上下二等仍分为三。六品已下，尚书重问；五品已上，朕将亲与公卿论其善恶，上上者迁之，下下者黜之，中者守其本任。”

魏主之北巡也，留任城王澄铨简旧臣。自公侯已下，有官者以万数，澄品其优劣能否为三等，人无怨者。

壬午，魏主临朝堂，黜陟百官，谓诸尚书曰：“尚书，枢机之任，非徒总庶务，行文书而已；朕之得失，尽在于此。卿等居官，年垂再期，未尝献可替否，进一贤退一不肖，此最罪之大者。”又谓录尚书事广陵王羽曰：“汝为朕弟，居机衡之右，无勤恪之声，有阿党之迹，今黜汝录尚书、廷尉，但为特进、太子太保。”又谓尚书令陆叡曰：“叔翻到省之初，甚有善称；比来偏颇懈怠，由卿不能相导以义。虽无大责，宜有小罚；今夺卿禄一期。”又谓左仆射拓跋赞曰：“叔翻受黜，卿应大辟；但以咎归一人，不复重责；今解卿少师，削禄一期。”又谓左丞公孙良、右丞乞伏义受曰：“卿罪亦应大辟；可以白衣守本官，冠服禄恤尽从削夺。若三年有成，还复本任；无成，永归南亩。”又谓尚书任城王澄曰：“叔神志骄傲，可解少保。”又谓长兼尚书于果曰：“卿不勤职事，数辞以疾，可解长兼，削禄一期。”其馀守尚书尉羽、卢渊等，并以不职，或解任，或黜官，或夺禄，皆面数其过而行之。渊、昶之兄也。

帝又谓陆叡曰：“北人每言‘北俗质鲁，何由知书！’朕闻之，深用恹然！今知书者甚众，岂皆圣人！顾学与不学耳。朕修百官，兴礼乐，其志固欲移风易俗。朕为天子，何必居中原！正欲卿等子孙渐染美俗，闻见广博；若永居恒北，复值不好文之主，不免面墙耳。”对曰：“诚如圣言。金日不入仕汉朝，何能七世知名。”帝甚悦。

32 郁林王之废也，鄱阳王锵初不知谋。及宣城公鸾权势益重，中外皆知其蓄不臣之志。锵每诣鸾，鸾常屣履至车后迎之；语及家国，言泪俱发，锵以此信之。宫台之内皆属意于锵，劝锵入宫发兵辅政。制局监谢粲说锵及随王子隆曰：“二王但乘油壁车入宫，出天子置朝堂，夹辅号令；粲等闭城门、上仗，谁敢不同！东城人正共缚送萧令耳。”子隆欲定计。锵以上台兵力既悉度东府，且虑事不捷，意甚犹豫。马队主刘巨，世祖时旧人，诣锵请问，叩头劝锵立事。锵命驾将入，复还内，与母陆太妃别，日暮不成行。典签知其谋，告之。癸酉，鸾遣兵二千人围锵第，杀锵，遂杀子隆及谢粲等。于时太祖诸子，子隆最壮大，有才能，故鸾尤忌之。

江州刺史晋安王子懋闻鄱阳、随王死，欲起兵，谓防 吴郡陆超之曰：

“事成则宗庙获安，不成犹为义鬼。”防 丹阳董僧慧曰：“此州虽小，宋孝武常用之。若举兵向阙以请郁林之罪，谁能御之！”子懋母阮氏在建康，密遣书迎之，阮氏报其同母兄于瑶之为计。瑶之驰告宣城公鸾；乙亥，假鸾黄钺，内外纂严，遣中护军王玄邈讨子懋，又遣军主裴叔业与于瑶之先袭寻阳，声云为郢府司马。子懋知之，遣三百人守湓城。叔业溯流直上，至夜，回袭湓城，城局参军乐贲开门纳之。子懋闻之，帅府州兵力据城自守。子懋部曲多雍州人，皆勇跃愿奋。叔业畏之，遣于瑶之说子懋曰：“今还都必无过忧，正当作散官，不失富贵也。”子懋既不出兵攻叔业，众情稍沮。中兵参军于琳之，瑶之兄也，说子懋重赂叔业，可以免祸。子懋使琳之往，琳之因说叔业取子懋。叔业遣军主徐玄庆将四百人随琳之入州城，僚佐皆奔散。琳之从二百人，拔白刃入斋，子懋骂曰：“小人！何忍行此！”琳之以袖鄣面，使人杀之。王玄邈执董僧慧，将杀之，僧慧曰：“晋安举义兵，仆实预其谋，得为主人死，不恨矣！愿至大敛毕，退就鼎镬。”玄邈义之，具以白鸾，免死配东冶。子懋子昭基，九岁，以方二寸绢为书，参其消息，并遗钱五百，行金得达，僧慧视之曰：“郎君书也！”悲恻而卒。于琳之劝陆超之逃亡。超之曰：“人皆有死，此不足惧！吾若逃亡，非唯孤晋安之眷，亦恐田横客笑人！”玄邈等欲囚以还都，超之端坐俟命。超之门生谓杀超之当得赏，密自后斩之，头坠而身不僵。玄邈厚加殡敛。门生亦助举棺，棺坠，压其首，折颈而死。

鸾遣平西将军王广之袭南兖州刺史安陆王子敬。广之至欧阳，遣部将济阴陈伯之先驱。伯之因城开，独入，斩子敬。

鸾又遣徐玄庆西上害诸王。临海王昭秀为荆州刺史，西中郎长史何昌行州事。玄庆至江陵，欲以便宜从事。昌曰：“仆受朝廷意寄，翼辅外藩。殿下未有愆失，君以一介之使来，何容即以相付邪！若朝廷必须殿下，当自启闻，更听后旨。”昭秀由是得还建康。昌，尚之之弟子也。

鸾以吴兴太守孔之行郢州事，欲使之杀晋熙王。之辞不许，遂不食而死。之，靖之孙也。

裴叔业自寻阳仍进向湘州，欲杀湘州刺史南平王锐，防 周伯玉大言于众曰：“此非天子意。今斩叔业，举兵匡社稷，谁敢不从！”锐典签叱左右斩之。乙酉，杀锐；又杀郢州刺史晋熙王，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铨。

丁亥，以庐陵王子卿为司徒，桂阳王铕为中军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冬，十月丁酉，解严。

33 以宣城公鸾为太傅、领大将军、扬州牧、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加殊

礼，进爵为王。

宣城王谋继大统，多引朝廷名士与参筹策。侍中谢朓心不愿，乃求出为吴兴太守。至郡，致酒数斛，遗其弟吏部尚书淪，为书曰：“可力饮此，勿豫人事！”

臣光曰：臣闻“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，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。”二
谢兄弟，比肩贵近，安享荣禄，危不预知；为臣如此，可谓忠乎！

34 宣城王虽专国政，人情犹未服。王胛上有赤志，骠骑谘议参军考
城江祐劝王出以示人。王以示晋寿太守王洪范曰：“人言此是日月相，卿幸勿泄！”洪范曰：“公日月在躯，如何可隐，当转言之！”王母，祐之姑也。

35 戊戌，杀桂阳王铄、衡阳王钧、江夏王锋、建安王子真、巴陵王子伦。

铄与鄱阳王锵齐名；锵好文章，铄好名理，时人称为鄱、桂。锵死，铄不自安，至东府见宣城王，还，谓左右曰：“向录公见接殷勤，流连不能已，而面有惭色，此必欲杀我。”是夕，遇害。

宣城王每杀诸王，常夜遣兵围其第，斩关逾垣，呼噪而入，家赀皆封籍之。江夏王锋，有才行，宣城王尝与之言：“遥光才力可委。”锋曰：“遥光之于殿下，犹殿下之于高皇；卫宗庙，安社稷，实有攸寄。”宣城王失色。及杀诸王，锋遗宣城王书，诮责之；宣城王深惮之，不敢于第收锋，使兼祠官于太庙，夜，遣兵庙中收之。锋出，登车，兵人欲上车，锋有力，手击数人皆仆地，然后死。

宣城王遣典签柯令孙杀建安王子真，子真走入床下，令孙手牵出之，叩头乞为奴，不许而死。

又遣中书舍人茹法亮杀巴陵王子伦。子伦性英果。时为南兰陵太守，镇琅邪，城有守兵。宣城王恐不肯就死，以问典签华伯茂，伯茂曰：“公若以兵取之，恐不可即办。若委伯茂，一夫力耳。”乃手自执鸩逼之，子伦正衣冠，出受诏，谓法亮曰：“先朝昔灭刘氏，今日之事，理数固然。君是身家旧人，今衔此使，当由事不获已。此酒非劝酬之爵。”因仰之而死，时年十六。法亮及左右皆流涕。

初，诸王出镇，皆置典签，主帅一方之事，悉以委之。时人奏事，一岁数返，时主辄与之间语，访以州事，刺史美恶专系其口，自刺史以下莫不折节奉之，恒虑弗及。于是威行州部，大为奸利。武陵王晔为江州，性烈直，不可干；典签赵渥之谓人曰：“今出都易刺史！”及见世祖，盛毁之；晔遂免还。

南海王子罕戍琅邪，欲暂游东堂，典签姜秀不许。子罕还，泣谓母曰：“儿欲移五步亦不得，与囚何异！”邵陵王子贞尝求熊白，厨人答典签不在，不敢与。

永明中，巴东王子响杀刘寅等，世祖闻之，谓群臣曰：“子响遂反！”戴僧静大言曰：“诸王都自应反，岂唯巴东！”上问其故，对曰：“天王无罪，而一时被囚，取一挺藕、一杯浆，皆谄签帅；签帅不在，则竟日忍渴。诸州唯闻有签帅，不闻有刺史。何得不反！”

竟陵王子良尝问众曰：“士大夫何意诣签帅？”参军范云曰：“诣长史以下皆无益，诣签帅立有倍本之价。不诣谓何！”子良有愧色。

及宣城王诛诸王，皆令典签杀之，竟无一人能抗拒者。孔珪闻之，流涕曰：“齐之衡阳、江夏最有意，而复害之；若不立签帅，故当不至于此。”宣城王亦深知典签之弊，乃诏：“自今诸州有急事，当密以奏闻，勿复遣典签入都。”自是典签之任浸轻矣。

萧子显论曰：帝王之子，生长富厚，朝出闾闾，暮司方岳，防骄翦逸，积代常典。故辅以上佐，简自帝心；劳旧左右，用为主帅，饮食起居，动应闻启，处地虽重，行己莫由。威不在身，恩未下及，一朝艰难总至，望其释位扶危，何可得矣！斯宋氏之馀风，至齐室而尤弊也。

36 癸卯，以宁朔将军萧遥欣为豫州刺史，黄门郎萧遥昌为郢州刺史，辅国将军萧诞为司州刺史。遥昌，遥欣之弟，诞，湛之兄也。

37 甲辰，魏以太尉东阳王丕为太傅、录尚书事，留守平城。

戊申，魏主亲告太庙，使高阳王雍、于烈奉迁神主于洛阳；辛亥，发平城。

38 海陵王在位，起居饮食，皆谄宣城王而后行。尝思食蒸鱼菜，太官令答无录公命，竟不与。辛亥，皇太后令曰：“嗣主冲幼，庶政多昧；且早婴疴疾，弗克负荷。太傅宣城王，胤体宣皇，钟慈太祖，宜入承宝命。帝可降封海陵王，吾当归老别馆。”且以宣城王为太祖第三子。癸亥，高宗即皇帝位，大赦，改元。以太尉王敬则为大司马，司空陈显达为太尉，尚书令王晏加骠骑大将军，左仆射徐孝嗣加中军大将军，中领军萧湛为领军将军。

度支尚书虞棕称疾不陪位。帝以棕旧人，欲引参佐命，使王晏赉废立事示棕。棕曰：“主上圣明，公卿戮力，宁假朽老以赞惟新乎！不敢闻命！”因恸哭。朝议欲劾之，徐孝嗣曰：“此亦古之遗直。”乃止。

帝与群臣宴会，诏功臣上酒。王晏等兴席，谢淪独不起，曰：“陛下受命，应天顺人；王晏妄叨天功以为己力！”帝大笑，解之。座罢，晏呼淪共载

还令省。淪正色曰：“卿巢窟在何处！”晏甚惮之。

39 丁卯，诏：“藩牧守宰，或有荐献，事非任土，悉加禁断。”

40 己巳，魏主如信都。庚午，诏曰：“比闻缘边之蛮，多窃掠南土，使父子乖离，室家分绝。朕方荡壹区宇，子育万姓，若苟如此，南人岂知朝德哉！可诏荆、郢、东荆三州，禁勒蛮民，勿有侵暴。”

41 十一月癸酉，以始安王遥光为扬州刺史。

42 丁丑，魏主如邺。

43 庚辰，立皇子宝义为晋安王，宝玄为江夏王，宝源为庐陵王，宝寅为建安王，宝融为随郡王，宝攸为南平王。

44 甲申，诏曰：“邑宰禄薄，虽任土恒贡，自今悉断。”

45 乙酉，追尊始安贞王为景皇，妃为懿后。

46 丙戌，以闻喜公遥欣为荆州刺史，丰城公遥昌为豫州刺史。时上长子晋安王宝义有废疾，诸子皆弱小，故以遥光居中，遥欣镇抚上流。

47 戊子，立皇子宝卷为太子。

48 魏主至洛阳，欲澄清流品，以尚书崔亮兼吏部郎。亮，道固之兄孙也。

49 魏主敕后军将军宇文福行牧地。福表石济以西，河内以东，距河凡十里。魏主自代徙杂畜置其地，使福掌之；畜无耗失，以为司卫监。

初，世祖平统万及秦、凉，以河西水草丰美，用为牧地，畜甚蕃息，马至二百馀万匹，橐驼半之，牛羊无数。及高祖置牧场于河阳，常畜戎马十万匹，每岁自河西徙牧并州，稍复南徙，欲其渐习水土，不至死伤，而河西之牧愈更蕃滋。及正光以后，皆为寇盗所掠，无孑遗矣。

50 永明中，御史中丞沈渊表，百官年七十，皆令致仕，并穷困私门。庚子，诏依旧铨叙。上辅政所诛诸王，皆复属籍，封其子为侯。

51 上诈称海陵恭王有疾，数遣御师瞻视，因而殒之，葬礼并依汉东海恭王故事。

52 魏郢州刺史韦珍，在州有声绩，魏主赐以骏马、谷帛。珍集境内孤贫者，悉散与之，谓之曰：“天子以我能绥抚卿等，故赐以谷帛，吾何敢独宥之！”

53 魏主以上废海陵王自立，谋大举入寇。会边将言，雍州刺史下邳曹虎遣使请降于魏，十一月辛丑朔，魏遣行征南将军薛真度督四将向襄阳，大将军刘昶、平南将军王肃向义阳，徐州刺史拓跋衍向钟离，平南将军广平刘藻向南郑。真度，安都从祖弟也。以尚书仆射卢渊为安南将军，督

襄阳前锋诸军。渊辞以不习军旅，不许。渊曰：“但恐曹虎为周魴耳。”

54 魏主欲变易旧风，壬寅，诏禁士民胡服。国人多不悦。

通直散骑常侍刘芳，纘之族弟也，与给事黄门侍郎太原郭祚，皆以文学为帝所亲礼，多引与讲论及密议政事；大臣贵戚皆以为疏己，怏怏有不平之色。帝使给事黄门侍郎陆凯私谕之曰：“至尊但欲广知古事，询访前世法式耳，终不亲彼而相疏也。”众意乃稍解。凯，馘之子也。

55 魏主欲自将入寇。癸卯，中外戒严。戊申，诏代民迁洛者复租赋三年。相州刺史高闾上表称：“洛阳草创，曹虎既不遣质任，必无诚心，无宜轻举。”魏主不从。

久之，虎使竟不再来，魏主引公卿问行留之计，公卿或以为宜止，或以为宜行。帝曰：“众人纷纭，莫知所从。必欲尽行留之势，宜有客主，共相起发。任城、镇南为留议，朕为行论，诸公坐听得失，长者从之。”众皆曰：“诺。”镇军将军李冲曰：“臣等正以迁都草创，人思少安；为内应者未得审谛，不宜轻动。”帝曰：“彼降款虚实，诚未可知。若其虚也，朕巡抚淮甸，访民疾苦，使彼知君德之所在，有北向之心；若其实也，今不以时应接，则失乘时之机，孤归义之诚，败朕大略矣。”任城王澄曰：“虎无质任，又使不再来，其诈可知也。今代都新迁之民，皆有恋本之心。扶老携幼，始就洛邑，居无一椽之室，食无甌石之储。又冬月垂尽，东作将起，乃‘百堵皆兴’、‘俶载南亩’之时，而驱之使擐甲执兵，泣当白刃，殆非歌舞之师也。且诸军已进，非无应接。若降款有实，待既平樊、沔，然后銮舆顺动，亦何晚之有！今率然轻举，上下疲劳；若空行空返，恐挫损天威，更成贼气，非策之得者也。”司空穆亮以为宜行，公卿皆同之。澄谓亮曰：“公辈在外之时，见张旗授甲，皆有忧色，平居论议，不愿南征；何得对上即为此语！面背不同，事涉欺佞，岂大臣之义，国士之体乎！万一倾危，皆公辈所为也。”冲曰：“任城王可谓忠于社稷。”帝曰：“任城以从朕者为佞，不从朕者岂必皆忠！夫小忠者、大忠之贼，无乃似诸！”澄曰：“臣愚，虽涉小忠，要是竭诚谋国；不知大忠者竟何所据！”帝不从。

辛亥，发洛阳，以北海王详为尚书仆射，统留台事；李冲兼仆射，同守洛阳。给事黄门侍郎崔休为左丞，赵郡王干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始平王颙将宗子军宿卫左右。休，暹之玄孙也。戊辰，魏主至悬瓠。己巳，诏寿阳、钟离、马头之师所掠男女皆放还南。曹虎果不降。

魏主命卢渊攻南阳。渊以军中乏粮，请先攻赭阳以取叶仓，魏主许之。乃与征南大将军城阳王鸾、安南将军李佐、荆州刺史韦珍共攻赭阳。

鸾，长寿之子；佐，宝之子也。北襄城太守成公期闭城拒守。薛真度军于沙碛，南阳太守房伯玉、新野太守刘思忌拒之。

56 先是，魏主遣中书监高闾治古乐；会闾出为相州刺史，是岁，表薦著作郎韩显宗、大乐祭酒公孙崇参知钟律，帝从之。

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四十

齐纪六

高宗明皇帝中

建武二年(乙亥,495)

1 春,正月壬申,遣镇南将军王广之督司州、右卫将军萧坦之督徐州、尚书右仆射沈文季督豫州诸军以拒魏。

癸酉,魏诏:“淮北之人不得侵掠,犯者以大辟论。”乙未,拓跋珪攻柘离,徐州刺史萧惠休乘城拒守,间出袭击魏兵,破之。惠休,惠明之弟也。刘昶、王肃攻义阳,司州刺史萧诞拒之。肃屡破诞兵,招降万余人。魏以肃为豫州刺史。刘昶性褊躁,御军严暴,人莫敢言。法曹行参军北平阳固苦谏;昶怒,欲斩之,使当攻道。固志意闲雅,临敌勇决,昶始奇之。

丁酉,中外纂严。以太尉陈显达为使持节、都督西北讨诸军事,往来新亭、白下以张声势。

己亥,魏主济淮;二月,至寿阳,众号三十万,铁骑弥望。甲辰,魏主登八公山,赋诗。道遇甚雨,命去盖;见军士病者,亲抚慰之。

魏主遣使呼城中人,丰城公遥昌使崔庆远出应之。庆远问师故,魏主曰:“固当有故!卿欲我斥言之乎,欲我含垢依违乎?”庆远曰:“未承来命,无所含垢。”魏主曰:“齐主何故废立?”庆远曰:“废昏立明,古今非一,未审何疑?”魏主曰:“武帝子孙,今皆安在?”庆远曰:“七王同恶,已伏管、蔡之诛;其余二十馀王,或内列清要,或外典方牧。”魏主曰:“卿主若不忘忠义,何以不立近亲,如周公之辅成王,而自取之乎?”庆远曰:“成王有亚圣之德,故周公得而相之。今近亲皆非成王之比,故不可立。且霍光亦舍武帝近亲而立宣帝,唯其贤也。”魏主曰:“霍光何以不自立?”庆远曰:“非其类也。主上正可比宣帝,安得比霍光!若尔,武王伐纣,不立微子而辅之,亦为苟贪天下乎?”魏主大笑曰:“朕来问罪。如卿之言,便可释然。”庆远曰:“‘见可而进,知难而退’,圣人之师也。”魏主曰:“卿欲吾和亲,为不欲乎?”庆远曰:“和亲则二国交欢,生民蒙福;否则二国交恶,生民涂炭。和亲与

否，裁自圣衷。”魏主赐庆远酒淆、衣服而遣之。

戊申，魏主循淮而东，民皆安堵，租运属路。丙辰，至钟离。

上遣左卫将军崔慧景、宁朔将军裴叔业救钟离。刘昶、王肃众号二十万，堑栅三重，并力攻义阳，城中负楯而立。王广之引兵救义阳，去城百余里，畏魏强，不敢进。城中益急，黄门侍郎萧衍请先进，广之分麾下精兵配之。衍间道夜发，与太子右率萧谡等径上贤首山，去魏军数里。魏人出不意，未测多少，不敢逼。黎明，城中望见援军至，萧诞遣长史王伯瑜进攻魏栅，因风纵火，衍等众军自外击之，魏不能支，解围去。己未，诞等追击，破之。谡，湛之弟也。

先是，上以义阳危急，诏都督青、冀二州诸军事张冲出军攻魏以分其兵势。冲遣军主桑系祖攻魏建陵、驿马、厚丘三城，又遣军主杜僧护攻魏虎坑、冯时、即丘三城，皆拔之。青、冀二州刺史王洪范遣军主崔延袭魏纪城，据之。

魏主欲南临江水，辛酉，发钟离。司徒长乐元懿公冯诞病，不能从，魏主与之泣诀，行五十里，闻诞卒。时崔慧景等军去魏主营不过百里，魏主轻将数千人夜还钟离，拊尸而哭，达旦，声泪不绝。壬戌，敕诸军罢临江之行，葬诞依晋齐献王故事。诞与帝同年，幼同砚席，尚帝妹乐安长公主。虽无学术，而资性淳笃，故特有宠。丁卯，魏主遣使临江，数上罪恶。

魏久攻钟离不克，士卒多死。三月戊寅，魏主如邵阳，筑城于洲上，栅断水路，夹筑二城。萧坦之遣军主裴叔业攻二城，拔之。魏主欲筑城置戍于淮南，以抚新附之民，赐相州刺史高闾玺书，具论其状。闾上表，以为：“兵法‘十则围之，五则攻之。向者国家止为受降之计，发兵不多，东西辽阔，难以成功；今又欲置戍淮南，招抚新附。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，步骑数十万，南临瓜步，诸郡尽降，而盱眙小城，攻之不克。班师之日，兵不戍一城，土不辟一廛。夫岂无人？以为大镇未平，不可守小故也。夫壅水者先塞其原，伐木者先断其本；本原尚在而攻其末流，终无益也。寿阳、盱眙、淮阴，淮南之本原也；三镇不克其一，而留守孤城，其不能自全明矣。敌之大镇逼其外，长淮隔其内；少置兵则不足以自固，多置兵则粮运难通。大军既还，士心孤怯；夏水盛涨，救援甚难。以新击旧，以劳御逸，若果如此，必为敌擒，虽忠勇奋发，终何益哉！且安土恋本，人之常情。昔彭城之役，既克大镇，城戍已定，而不服思叛者犹逾数万。角城蕞尔，处在淮北，去淮阳十八里。五固之役，攻围历时，卒不能克。以今准昔，事兼数倍。天时尚热，雨水方降，愿陛下踵世祖之成规，旋辕返旆，经营洛邑，蓄力观

衅，布德行化，中国既和，远人自服矣。”尚书令陆叟上表，以为“长江浩荡，彼之巨防。又南土昏雾，暑气郁蒸，师人经夏，必多疾病。而迁鼎草创，庶事甫尔，台省无论政之馆，府寺靡听治之所，百僚居止，事等行路，沈雨炎阳，自成疠疫。且兵徭并举，圣王所难。今介胄之士，外攻寇仇，羸弱之夫，内勤土木，运给之费，日损千金。驱罢弊之兵，讨坚城之虏，将何以取胜乎！陛下去冬之举，正欲曜武江、汉耳；今自春几夏，理宜释甲。愿早还洛邑，使根本深固，圣怀无内顾之忧，兆民休斤板之役，然后命将出师，何忧不服。”魏主纳其言。

崔慧景以魏人城邵阳，患之。张欣泰曰：“彼有去志，所以筑城者，外自夸大，惧我蹶其后耳。今若说之以两愿罢兵，彼无不听矣。”慧景从之，使欣泰诣城下语魏人，魏主乃还。

济淮；徐五将未济，齐人据渚邀断津路。魏主募能破中渚兵者以为直将军，军主代人奚康生应募，缚筏积柴，因风纵火，烧齐船楫，依烟直进，飞刀乱斫，中渚兵遂溃。魏主假康生直将军。

魏主使前将军杨播将步卒三千、骑五百为殿。时春水方长，齐兵大至，战舰塞川。播结陈于南岸以御之，诸军尽济。齐兵四集围播，播为圆陈以御之，身自搏战，所杀甚众。相拒再宿，军中食尽，围兵愈急。魏主在北岸望之，以水盛不能救，既而水稍减，播引精骑三百历齐舰大呼曰：“我今欲渡，能战者来！”遂拥众而济。播，椿之兄也。

魏军既退，邵阳洲上馀兵万人，求输马五百匹，假道以归。崔慧景欲断路攻之，张欣泰曰：“归师勿遏，古人畏之，兵在死地，不可轻也。今胜之不足为武，不胜徒丧前功；不如许之。”慧景从之。萧坦之还，言于上曰：“邵阳洲有死贼万人，慧景、欣泰纵而不取。”由是皆不加赏。甲申，解严。

初，上闻魏主欲饮马于江，惧，敕广陵太守行南兖州事萧颖胄移居民入城，民惊恐，欲席卷南渡。颖胄以魏寇尚远，不即施行，魏兵竟不至。颖胄，太祖之从子也。

上遣尚书左仆射沈文季助丰城公遥昌守寿阳。文季入城，止游兵不听出，洞开城门，严加守备。魏兵寻退。

魏之人寇也，卢昶等犹在建康，齐人恨之，饲以蒸豆。昶怖惧，食之，泪汗交横。渴者张思宁辞气不屈，死于馆下。及还，魏主让昶曰：“人谁不死，何至自同牛马，屈身辱国！纵不远惭苏武，独不近愧思宁乎！”乃黜为民。

2 戊子，魏太师京兆武公冯熙卒于平城。